

八月暑热，海水都要沸腾。大海、蓝天、白云，鲜明的色块，随便一拍，就可作手机、电脑的桌面。最后一班轮渡抵达洲洲岛的时候，农历七月十五的月亮升起来了，东海的蔚蓝变成了淡淡的黑色，在暮云和圆月的衬托下，辽远，迷幻。

堤岸上，高大挺拔的棕榈让夜空更加开阔。一个女孩在堤岸上奔跑，她白色的衣裙在风中展开成蝶，她清脆的嗓音在呼喊：海上生明月。

是的，月亮就是这样生出来的，天与海一下子明朗起来。

越过堤岸，走到沙滩上，颗粒感明显的砂石瞬间将双脚淹没，疲劳的人接受了砂石温柔的抚慰。脚趾向砂石深处探索，那里尚有一丝凉润，无数颗砂粒被挤压，变形，又被抚平。每一颗砂粒，都无怨无悔，或者是无知无觉。

人是有知觉的。知觉几乎是人的全部，这个时刻。

像我这种身高和体形的人，皮肤大约有两百万平方毫米。一粒粗砂的截面不过一平方毫米。如果将自己埋在砂中，就会接触到两百万粒粗砂。

将自己当作一粒种子埋在沙丘里，几百万粒砂子与我接触的时分，我能一一体会、辨认这些微妙的感觉吗？

我只是这样想想，最后还是和衣躺在沙丘里，尽管晚间沙滩上人很少。我的头发、手臂、小腿、脚，与一堆砂粒深入接触。这些砂粒，都是我亲密的朋友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健康的壮实的，有细小的温存的。我不认识它们，没有任何人认识它们。但是，任何人都可以跟它们这样亲近。无数人在这里留下欣喜的足印，不少人也像我这样，用他们每一平方毫米的皮肤与一平方毫米的砂粒温柔触碰。

人来人往，一辈子我们要接触多少陌生人。很多时候，根本没有去看清对方的面孔就擦肩而过。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的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里，我瞪大眼睛，成千上万的人在我面前像砂粒一样滑过，没有一个面孔在脑海里停留。人类能记住的同类很少，能刻印在脑海里的更少，能划破心灵留下疼痛的人，就像那些尖锐的砂粒划破皮肤一样，少之又少；不然，我们早就遍体鳞伤，受过深刻创伤的皮肤会发炎、坏死。

是臀部传来的一点酸痛唤来了这个想法，伸手摸了一通，在那些一平方毫米的砂粒间，找到了一块一平方厘米的蛤蜊壳的残片。幸好，它没有刺穿我脂肪层丰厚的那一部分。

我想分辨每一粒砂子给我的不同感觉，譬如足尖、小腿肚、手肘、手掌、后脑勺，它们与不同的砂石接触，有的是软和凉风，有的是锐声喊叫，圆润光滑如羊脂玉，尖牙利齿似

砂与礁石

冯 渊

刻薄讼师。然而，我都欢喜。我其实无法感知每一粒砂子带来的具体感觉，躺在砂粒之间，我只能抽象地认识砂粒——对于一粒一粒的砂石，我的身体就是庞大固埃，我的皮肤无涯无际，无穷无尽。

就像浮萍、菱角、莼菜、莲蓬，它们都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；浩瀚的湖水却不知道自己的怀抱里有多少植物和动物。

那么多具象的砂粒在我身体四周围裹，我根本不认识它们，也不了解它们。

这真是一件奇幻的事。我无法解释，心里有一点躁动。爬起来，继续往海深处走。满月的晚上会涨潮，我留心辽远处海平面的任何声息，足尖还是深入了水边更细更软的砂子。

这是一些像粉末一样的细砂。它们更温柔地呵护着人类的皮肤，它们本质上也是一粒粒砂，现在更缺少个性地淹没在数字巨大的群落里，如果埋在这些细砂里，跟我的皮肤一起呼吸的就有数以亿计的砂粒了。它们和它们，看似更加温存，实则更为陌生。

人类的目光越过铁轨、河流、隧道、高速公路，在广场、酒吧、图书馆、电影院、学校、村庄、田野里一一搜寻。人类固执地寻找和自己趣味相投的人，他们在一起说话或者静默，就不再是敷衍和应酬，而是享受生命、体会幸福。

我常常对一些陌生的地址和姓名充满好奇和喜悦。我看到一些好的文字，就想顺着这些文字找到作者，站在他们必经的路口，等他们出现，和他们说几句体己话。

许多人，我们没有机缘走进他们的内心；就像许多砂粒，我们无缘抚摸它们一样。

在砂海里，人感觉巨大的包围和温存；大概是因为在人海里，人仍然感到无比寂寞。

住的民宿推窗就能看到海上日出。早晨五点，我还是下楼走到海滩礁石上去等，为了表示对日出的敬意。东方早就彤红。“下有红光动摇承

之”，嘴里念叨这类描写日出的经典句子，以对应眼前景象。从纯净的语词里认识和印证世界，是因为它们凝练地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感受。普通人很多时候没有那种细腻的感觉，独特的语词在恰当的时候唤醒了迟钝的感官。

太阳直愣愣地出来了，果断，直接，不容商量，一瞬间就将东边天空点燃。清晨空气的凉意慢慢消退，又是一个高温日。从防浪堤上走到退潮的礁石边。古螺、海瓜子，虾、蟹，有的是残骸，有的是活物。听到人的脚步声，活物就迅速钻到礁石缝里。一个干瘪老头，一手拎只口袋，一手持钳，在缝隙里找那些逃生的海蟹。钳子开合一下，就有一只海蟹要丧生。哪怕是一只小海蟹，活下来也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。

太阳完全挣脱了海面，与西边蓝天上白色的月亮相互问候。

太阳不再能直视。我俯身细看礁石。巨大坚硬的岩石延伸到海边，在海浪作用下，崖岸被侵蚀，海蚀崖不断后退，成了海蚀平台。海浪继续拍打冲激海蚀平台，残留下来的便是礁石。它看上去是那么坚硬，固执，不可转移。

礁石的表面不是光滑的，而是聚集着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砂粒。可以这样想象，一块礁石，就是用蜜糖紧紧拥抱起来的无数砂粒。那蜜糖的名字叫作岩浆。

浪花日复一日温柔问候，礁石一层层剥落，变成了粗粝的砂石，然后变成了粉尘一样的细砂。这中间一定发生了太多的事，时间太久，久到人类无法观察。

礁石是砂的前世，砂是礁石的今生。礁石是巨大的重的存在，砂是卑微的轻的物什。

砂看到礁石，不免会自惭形秽，就像普通人看到大人物的惭愧一样，同样是人，我怎么就不能成就他那样的功业呢？这是向上的人类千百年来共同的苦恼。庄子曾经给出很好的解药：你是一滴水，一滴水太渺小了，大海浩瀚，多么令人羡慕啊。庄子说，一滴水，你到大海里去吧，那时候，你就是大海了。

三岛菜

吴建国

这种解释似乎并没有作用。人在人海里，还是无名、孤独。还是那一滴水。或者，在无数的水滴构成的大海里，你还是藉藉无名，天空看到的是整个大海，看不到水滴。

人要被看见和听见，确实太难。哈代说：“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。”

张爱玲说：“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好赶上了。”

那些尚未变成砂粒的礁石，在人类的视野里突兀、显豁。我低头仔细看礁石表层密实的砂石：还有多少砂粒被包裹在礁石的内心，在那些致密的黑暗里，千万年的时光里，它们忍受黑暗、压制。在人类的有限的、短暂的视野里，它们简直就是在永不见天地地忍受孤独、寂寞。在礁石最深处，那些砂粒想看到一缕阳光、想闻到海的气息，可能要等几万年甚至更久。人类有这种耐心吗？

看上去那么辉煌的巨大的礁石，其实饱含了被封锁的永夜哭泣。

看上去那么卑微的渺小的砂粒，它还有可能听到海的呼吸，亲密地爱抚人类的皮肤。

当然，那些砂粒最后又湮没在无数同伴的身影里，很少被关注，更少被疼痛。

人渴望被同侪看见和听见，要做巨大的礁石，挺立于海上，万众瞩目。在人群簇拥中言笑晏晏，众星捧月，人感到全身释放的快乐，几乎觉得自己是一块显赫的礁石了。可是，那些笑声未必是因为懂得而发出的，那些乱哄哄的喧闹捧场，就像海浪堆积簇拥出来的垃圾。

如果只是一粒砂，最大的愿望还是获得关心和疼惜，捧在掌心，慢慢变暖。一个朋友读到我文章中的几句话，从千里之外赶来看我。他说，只想握住我的手，手比文字更有温度。

我坐在礁石上，眼睛长久地盯着着大海的深处和远处。此时，天风浪浪，海山苍苍。

三岛菜，是以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、长兴岛、横沙岛这片区域的食材为基础烧制的菜肴，有着特殊的地域背景。

中华美食源远流长，菜系是按照地域划分的，每一个菜系，都是这个地域上食材的精细制作，而对应的，就是这个地域的人的味蕾。中国传统美食中，山珍海味是一个形容词，不能构成美食的食材体系，传统的食材中，突出在一个“鲜”字，是新鲜的鲜和鲜美的鲜，这个奇妙的汉字用鱼作为偏旁，引用在三岛菜里恰如其分：

东海舟山渔场，是中国海洋渔场中鱼类品种最多品质最好的一个，不论是航风船年代的围网捕捉，还是采用了机器船后进行的现代化捕捞，横沙岛的新民港和长兴岛的马家港，是距离舟山渔场最近的靠泊点，也是舟山渔场进入上海吴淞瀞藻浜鱼货码头的必经之路。避风，加水，加油，加冰……船靠岸后，船家还喜欢木柴大米黄豆蔬菜瓜果等，而岛上的农家，喜欢的是渔家船上的海鲜鱼货，因此，他们之间就有了自然合理的交换。比如：橡皮鱼丰收的时节，岛上家家户户都要换上几十斤，重盐腌制，可以吃上大半年；东海的鲳鱼黄鱼带鱼条虾等，也是这样，走进了岛上普通人家的饭桌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，国家把常年漂泊在东海边和长江、黄浦江里以捕鱼为生的船家，安置在三岛上集中居住，并且编制了渔业生产大队，形成了东海渔场的另一支捕捞力量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，除了国家指标里收购的鱼货外，三岛范围内，是渔业大队鱼货销售交换的地方，就是后来变得十分稀缺的大黄鱼，在三岛上也不是绝品。

这是海鲜。长江入海口，是完全淡水条件下有明确潮汐规律的区域，这里鱼类品种丰富，几乎包括了淡水鱼中的所有种类，鳊鱼鲢鱼鲈鱼鲤鱼草鱼鲢鱼……而且品质特别好，比如：普通的白鲢鱼，在三岛周围流动的水域里，有芦苇浅滩上莼草等食料，长成后味道就变得十分鲜美。长江洄游的鱼类，是从东海的咸水里回来产籽的，如：鲥鱼河豚刀鱼等；而季节性的银鱼、虾、蟹等，更是上海高档饭店和吴淞老街上的让食客流连忘返的品种。

这是江鲜。崇明长兴横沙三岛，都是长江上游淤泥堆积成陆的。鱼最初的状态是：潮汐在淤泥浅滩上留下了弯弯曲曲的河道，河道连着大大小小的湖泊，这样的河道和湖泊是鱼类的天堂！由于水体清洁饵料充足，这里生长黄鳝鳊鱼甲鱼草鱼黑鱼鲫鱼，都是三岛人家灶上的美味。这是河鲜。——海鲜、江鲜、河鲜，构成了三岛菜里鱼鲜的三个层次，这里种类齐全，品质优越，放眼全中国的各个菜系，没有一地可能超越。

在三岛菜中，作为“鲜”字主体的羊，是崇明白山羊。这是崇明岛的特产，具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，在国家层面上，崇明白山羊被评价为“肉质鲜美”的品种！

这样的情景是三岛人不能忘怀的：屋外漫天飞雪，屋里热气腾腾，直径两尺半的大铁锅里是红烧羊肉。如果一桌都是男人，干脆用脸盆盛羊肉。佐餐的当然是崇明糯米酒，羊肉里再放入被冰霜打过的青菜，再盛一盆放在桌上……屋

外的寒冬还冷吗？高品质的崇明白山羊，是崇明的水土和草料有机结合的物种，离开这片土地，同样品种的羊，就不会有这样鲜美的肉质。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地处太平洋西岸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，这里土壤的特征是：全氮和速效磷含量低于标准，而难得的是有机质和速效钾的含量相对较高，科学的说法是“质地较轻，粗粉砂、细砂含量高，通透爽水性好，土壤具有多宜性。”这个气候特征和土壤特点，最适合粮食作物和所有菜蔬草料的种植，为崇明白山羊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和充足的食料，也同样有利于猪牛和鸡鸭鹅等禽类的养殖和生长。

在三岛的范围里，国家颁发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有：崇明白扁豆，崇明白山羊，崇明金花，崇明老毛蟹，崇明香酥羊，崇明大米，崇明水鱼，崇明老白，除了崇明水仙外，其余都是食材。因此，作为三岛菜的基础食材，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。三岛菜也是三岛老百姓的家常菜，烧这些菜的人，不需要高等级的厨师，就是种菜的人，捉鱼的人，养羊养猪的人。

三岛菜的饭店在宝山吴淞地区营业已经很多年了，让上海市区的食客纷至沓来，赞不绝口！上海市民是有品位的人群，他们把健康饮食作为生活的理念和一种享受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崇明岛上先后创办了新海农场、红星农场、长征农场、长江农场、跃进农场、前哨农场等，那个年代里，有几十万上海中心城区的初、高中毕业生，响应号召来到崇明岛。而长兴岛上的前卫农场，高峰时有职工一万多人，约占长兴岛人口的一半左右。今天，年纪六十多岁的上海人，有很多人把青春献给了第二故乡，而岛上的菜肴，正是他们在艰苦的生活里值得回忆的味道。他们中很多人在期待着市区的家门口能够品尝到三岛菜，能够让味蕾带着自己回到青春岁月里。

理论上说，有这样的食客群体，生意场上永远有一股拼劲的三岛人，应该毫不迟疑地开店扩张，但对于三岛菜在上海市区的推广，从事餐饮的三岛人似乎总在犹疑之中。在以往的岁月里，轮船是进出三岛唯一的交通工具，这样的限制，影响了三岛人在上海的生意发展，但在2005年长江隧桥开通后，崇明离岛到上海五角场的时间只要半个小时。那么，他们还在犹豫什么？

原来，到这个时期，由于过度的捕捞和对海洋资源过度的开发利用，东海名贵的鱼类已经很难看到了，充斥市场的都是养殖的品种，包括黄鱼鲢鱼梭子蟹等，据说带鱼的养殖攻关也已经取得了成功。今天，就是远洋捕捞的普通的鱼类，产量也很低，而每年东海的休渔时间段里，上海市场上就是低品质的海杂鱼也变得十分稀少。长江里的鱼类资源也接近枯竭，再大再密的网，也很少有大的收获。因此，近二十年来，社会各界要求长江禁捕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，2021年1月1日，《长江十年禁渔计划》全面开始实行，从重庆到上海这里的长江入海口，再无一船一网捕鱼，所有的偷捕都将入刑……与此同时，作为上海水源地的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，从保护环境出发，产业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，大大压缩了羊、猪和各种禽类的养殖规模。

这是制约三岛菜饭店扩张的主要原因。

经营一个中等规模的三岛菜饭店，需要种植的土地面积超过几百亩，几乎每一个时节里，必须都有时鲜蔬菜到店，而优质的鱼类禽类猪肉羊肉，更是三岛以外的地域无法替代的——这是今天在宝山吴淞地区几家三岛菜饭店维持经营的基础，不扩张就是为了保持三岛菜纯正的品位！

今天，勤劳种植的人还在，传统的烧制方法还在有序传承中，三岛菜原始的味道不会改变，但三岛菜饭店的经营者正面临着新的转型，原因是生态环境恶化后鱼类资源的缺失！松野生大黄鱼、干煎东海油带鱼、清蒸刀鱼、清蒸长江蟹、红烧鲳鱼、盐烤长江虾……已经离开了人们的餐桌！作为经营者，需要对现有的三岛上的食材加以创新融合，以弥补这些消失的美味。作为食客，我们可能已经成了这些美味最后的记忆人和守望者，因为，长江水系和东海渔场自然生态的修复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2022.5.1初稿
2022.7.26改定

一遇再逢瞿镜人

严晓星

今天上午，收到友人自沪上代购的光绪刻本《乐律考》，看到封面和扉页上都钤有朱文方印“瞿镜人”，不禁惊呼起来。书是普通书，人亦非名人，惊呼只为不可思议的巧合。

至少三十七八年前，曾在网上买到一张旧画像，完全是旧时乡间遗像的画法，逼真而有些阴森，上有从右往左的题端“瞿镜翁六十八岁小影”，后为小字“一九五四年冬蔡观明题”，钤“贞冥”白文方印。左侧有墨书两竖行：“识君四十年，发斑未全素。画手为传神，温温见风度。镜翁以小影属题字，并系题句。观明。”下钤“蔡”白文方印。瞿镜翁，不知何许人。我买它是冲着蔡观明（1894—1970），这位一度活跃在南通本地及上海的乡贤。如今还有人提起他，多半是因为费范九、钱基博与他交往颇多，还有就是他的笔名“孤桐”与章士钊“撞车”，害得《章士钊全集》误收了一些篇目。后来我翻过他的《孤桐馆诗文》（南通市文联，2008.9），这首应酬性质的诗不在其中，合情合理。

既然“镜翁以小影属题字”，“小影”自然不是什么遗像，然而的确没有欣赏价值，遂随手置之篋中。偶与友人赵鹏提及，他说，“瞿镜翁”是一位本地的老辈瞿镜人先生（1887—1964.1）。正好当时南通市政协印了一部厚厚的《南通掌故》（2004.12），收录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协老先生们写的短文，瞿、蔡二人俱在其中。清点了一下，瞿镜人写了三十四篇，约一万两千字。开头他还写当地名、风俗、事件，后面几乎就全以地方人物为写作对象，而提得最多的自然是近代以来绕不过去的张謇、范当世。他是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员。近蒙友人出示省政协存档的一批手稿，内有他交去的十篇人物掌故，大部分已见于《南通掌故》。

我对瞿镜人的家世有所了解，是通过掌故家瞿兑之（1894—1973）的《赠南通瞿君诗序》（《补书堂文集》卷二）：

南通濒江接海，其人兼有刚朴文明之懿，于吾宗镜人微之而信。丁亥之

夏，流寓上海，镜人自其里中寄诗相讯，情旨眈眈，已心仪之。其明年，江南北诸君子出先公门者，相约为怀超之社，镜人渡江来与会，始获相见。诗酒之余，出示先世传略，更由是知其根柢。盖其大父晓岩先生，讳长胜，为邑名诸生，以宋儒之学化后进。父少岩先生，讳渊，承其家学，中式同治六年乡试举人，六试礼部不遇，益致力于宗族里闾之义学，手创精进书院，兼倡汉宋学。后就官赣榆县学训导，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卒官。丈夫子二，长庆祥，附生，镜人其次也。吾瞿氏枝叶，分布四方，藉常熟者尤光远有耀。镜人之先，即自常熟迁南通金沙场，隶卫籍，十数传乃舍其业，迁徐西场。晚近字内播荡，未能宁居，镜人与余皆流徙困穷，故于先世事恒泯没是愿。镜人之心，余能度之，知其欲有一言以彰潜德，然吾辈东西南北之人，欲笃守而慎传之于后，其安可必耶？他年之治志若谱牒者万一得而存之，则镜人之志也，非余所敢望也。既答君诗，复序其会合踪迹，兼美君之有所受于其先。

文中叙述瞿镜人的家世，材料来自瞿镜人本人；且记叙了彼此的渊源：论远祖，皆是“瞿氏枝叶”，近则是瞿镜人于丁亥（1947）“寄诗相讯”，次年渡江至沪上，参与怀超社之事。这当然还是一片应酬之作，但在“字内播荡”“流转困穷”之际，“镜人之心，余能度之”，多少寄托了作者的感慨与情谊。

怀超社是为怀念瞿兑之的父亲瞿鸿禔（1850—1918）而创，至一九五〇年，两年间凡二十五集，瞿镜人只是偶尔与会，不知算不算正式成员。社中有他的同乡、故交孙微（1866—1952），抗战期间，他们还同是以旅沪南通人为主体的剪淞社（历史上不止这一个剪淞社，但显然都典出杜诗“剪取吴淞半江水”）成员。近年来，孙微、冯雄（1900—1968）翁婿的《孙微诗稿》（学苑出版社，2022.5）、《冯雄诗词集》（学苑出版社，2020.7）已由常州李昭文辑注出版，瞿镜人正是酬唱中不时出现的名字。

目前所见瞿镜人的大部分材料，

都关乎诗词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流寓南通的朝鲜诗人金沧江（1850—1927）刊《申紫霞诗集》，列出赠送的十六人名单，瞿镜人即在其中。他曾为厦门诗人黄松鹤（1909—1988）《煮梦庐词草》卷首题词，又赠诗给上海诗人沈瘦东（1888—1970）。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沈氏《瓶粟斋诗话四编》更为他留下了难得的生平记录：“镜人少攻博士业，行欲售矣，光绪己巳学使先校士，江南试事未毕而停止科举之诏下，江北诸学遂向隅，镜人年老犹为学校教师云。”在废科举的时代变革中，他是被牺牲掉的一粒尘埃。《自修》杂志上连续发表过他的古文赏析文章（1939—1941），总算留下教学生涯的些微痕迹。

抗战期间，瞿镜人请人画了《瞿园图》，孙微尝为之题诗。这像他的趣味，就如同以画像请蔡观明题诗一样。只不过到了一九五四年的南通，恐怕再也找不到像样的人物画家了。拍照片，应该不错，然而他还是选择了画像，甚至不惜动用民间的遗像画师。以遗像风的画像征题，其个性亦可谓奇特。

一九五〇年起的十余载里，结社酬唱有些不合时宜了，但仍有一部分文人固执而低调地持续着他们的生活方式。学者吴宓（1894—1978）在日记中留下了晚岁瞿镜人的身影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上午，吴宓“函周邦式，寄示瞿镜人诗及函”；次年一月七日晚，“读休宁戴毅孙（1878—1933）《毅孙诗话》，瞿镜人先生等印（1955）赠者也”；次日：“总复周邦式1961十二月十二日、十五晚诗函，寄去瞿镜人《野菊》及《杨花》原诗，并瞿老十二月十五日解释其诗之复宓长函。”刊印友人的《诗话》，与诗友交流诗作，他的生活重心倒是一以贯之，好像不曾受外界干扰。

民国时期，旧习日衰，许多人为求便利，纷纷改以字行。看到两本旧书里，记载瞿镜人名“竟成”。《乐律考》竟是他的故物，到手之前我丝毫不知。“会合踪迹”，一遇再逢。

壬寅七夕后一日

